

杀戮是凶手的游戏
真相在显微镜
和解剖刀下首次曝光

现场真人CSI走心版

ZHIXIANCHANG

309A000006-17

清寒·著
HAN HING

罪现场

十一一起诡异变态凶案
十一个恐怖凶杀现场



ZUIXIANCHANG 989A888886-17

罪现场

十一
十一
一起诡异变态凶案
一个恐怖凶杀现场

清寒·著
HAN HING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罪现场 / 清寒著. -- 北京 : 九州出版社, 2014. 4
ISBN 978-7-5108-2864-5

I. ①罪… II. ①清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062802号

罪 现 场

作 者 清 寒 著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出 版 人 黄宪华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(100037)
发行电话 (010) 68992190/2/3/5/6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 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90 毫米 × 1240 毫米 32 开
印 张 8.5
字 数 125 千字
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978-7-5108-2864-5
定 价 32.00 元

★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★

目 录

第 一 卷

血 溪 / 001

第 二 卷

残 指 / 024

第 三 卷

葬 礼 / 046

第 四 卷

夜 半 足 音 / 070

第 五 卷

羊 乳 花 / 098

第 ❷ 卷

越 位 / 122

第 ❸ 卷

蓝 色 游 魂 / 146

第 ❹ 卷

废墟里的儿子 / 169

第 ❺ 卷

对 窗 / 192

第 ❻ 卷

雾 影 / 218

第 ❼ 卷

毒 鱼 钩 / 242

血 溪

墙壁上的石英钟，酷似一张阴郁的脸。时针直直地戳在脸盘当中，犹如结了黑血痂的条形伤口，冷漠地等待着危险来临。分针咔、咔、咔地奔赴交叠，像一把会唱歌的黑刃匕首，马不停蹄地扑向脆弱的终点。和鸣尖锐、凄厉，惊彻午夜楼廊。结痂的伤口，在那一刻突然爆裂，血，喷薄而出，以猝不及防的速度汇集成溪流，黑色的血溪，沿着楼廊狂奔，掀起大海才有的巨浪，一秒，不，还不到一秒，肖琳就被吞没了。

肖琳摆脱不了被吞没的结局。三天来每晚都这样，她站在幽暗的走廊尽头，目睹挂在走廊另一端酷似人脸的石英钟。它很遥远，又很切近。肖琳觉得那是一张既熟悉又陌生的脸。尽管除了时针和分针之外，它光洁得可疑，连刻度都没有，仅只一面白盘，肖琳还是感觉到了隐隐流散的哀伤。来自时针的哀伤，等待的哀伤，远较五官富有寓意，所以，肖琳认定它是一张人脸，而不是月亮或别的什么。走廊提供了必由之路，血溪毫无选择地冲向肖琳。而肖琳的背后，是一堵坚硬厚实的墙，事实上，整条走廊都被坚硬的墙包围着，找不到逃亡的门窗或楼梯，没有其他结局可供选择。惊悚的画面

毫无梦幻之感，声音、色彩、动与静，细节处处逼真。肖琳清晰地感知到巨浪的凶蛮强悍，以及黑色血水冰冷、迅猛的渗透。她在瞬间抵达死亡的门槛……

1

嗡嗡声不绝于耳，教室像巨大的蜂巢，穆奕扬的死不可能在短期内被议论分解，它像病灶一般扩大，成了所有角落的中心话题，不仅教室，整座校园都躁动不安。

“你们相信她是自杀？反正我不信。”刘苏说话的时候眼睛雪亮。

“别搞恐怖片行不行？不是自杀难道是他杀？凶手是谁？用那么恶心的手段。”前排的胖脸女生边说边用手捂住肉嘟嘟的嘴巴。

“肖琳不是真有问题吧？警察干吗专门找她一个人问话？”另一个女生也回头插话。

“你别夸大其词好不好？怎么就成肖琳一个人了？杨老师、小食堂的魏师傅、鼻涕虫难道不是人？！警察不是还找了很多同学了解情况吗？”秦思思话里带气。

“哎，你还别说，他们跟肖琳的情况就是不一样。”后排的李贺撅起屁股，趴在桌子上，伸过脑袋说，“所谓找很多同学那叫了解一般情况。杨老师是班主任，警方找他了解学生平时的表现理所应当。鼻涕虫呢，女生宿舍楼的门神，案发

当晚谁进谁出，几点进几点出，只有他才门儿清。”

秦思思的耳根被李贺的口气搞得又痒又热，她极其不舒服地哼了一声说：“门儿清个鬼，就会流着鼻涕睡觉。”

刘苏见李贺遭到抢白，斜了秦思思一眼说：“又不是绩效考核，鼻涕虫睡不睡觉跟警方找不找肖琳没半毛钱关系。李贺说得没错，我要是警察也会找鼻涕虫了解情况。至于魏师傅，穆奕扬死前去小食堂点过夜宵。我听说法医尸体解剖一定会检察胃内容物，以便核实死者晚餐在哪儿吃的，什么时间吃的，吃的什么，有助于明确死亡时间。再说，魏师傅是主动告诉警方晚上9点见过穆奕扬的，人家是证人。其他同学跟这几个人是一回事，肖琳可是另一回事。”

秦思思冷笑。“说得头头是道，真把自个儿当马普尔小姐^①了。”

“哎，你……”刘苏想发作，看到李贺冲她使眼色，没好气地嘟囔，“唱歌跑调也就罢了，说话也是瞎子跳伞落不到点儿上。”

秦思思“啪”一声合上书，抬屁股走出教室。

胖脸女生吐吐舌头，转回身跟前排另一个女生，脸对脸地趴在桌子上，继续窃窃私语。

李贺拍拍刘苏的肩，说：“她跟肖琳不是闺蜜嘛。好朋友遭人议论，翻脸也不奇怪。”

注：“侦探小说女王”阿加莎·克里斯蒂小说中的一名女侦探。

“切！人活世上，不是被人议论就是议论别人。何况又没议论她，跟咱们翻脸，犯得着吗！”

“别生气了，大小姐。晚上，”李贺赋在刘苏的耳朵旁说，“带你出去玩玩。”

“不去。”

宿舍的灯暗着。秦思思放弃了上楼的打算。她寻着槐荫向湖岸走，风擦过湖水，凛冽扑上来，秦思思禁不住打了个寒战。现在，是酷暑逼近的六月初。

湖面异常安静，死亡的气息笼罩着校园，情侣钟爱的湖岸被舍弃在黑暗和荒凉状态。月光掉在湖水上，如同摔碎的银器，闪着缥缈的银光，有种让人迷惑的力量。秦思思愣住了，不由自主地凑近石沿儿，一走神儿，险些栽进黑暗的湖水中。她急退两步，长吁一口气。

2

“穆奕扬的死有没有可疑？”

左鼎交给庄海报告时说：“单就尸体解剖的情况看，确是死于颈动脉破裂导致的失血性休克。死者处女膜新近破损，看修复状态应该不是死亡当晚所致。全身未见反抗伤，血检也没有发现可能导致迷奸的药物成分。”

庄海翻看了尸检报告，又放在桌子上，抱着胳膊不说话。

“怎么？心里有话？有话就说出来。”

庄海皱着眉头说：“我想等等欧阳的检验结果。”

左鼎拍拍庄海的肩膀说：“想到一块儿了，处女膜破损非死亡当晚造成，是否有性侵犯需要汇总DNA检验情况。”

“荣幸之至啊。”欧阳楠清丽的面容出现在门口，她脚步轻快地走进来，说，“劳烦神探和神医记挂我……手里的东西。”

庄海说：“少卖关子，报结果。”

欧阳楠耸耸肩，回答：“恐怕要让你失望了。死者阴道试纸没有检测到精斑，其他部位的擦拭物上也没有检测到属于死者以外的其他人的DNA。”

“就是说DNA检验一无所获。”庄海自言自语。

欧阳楠说：“某些情况下，没结果就是一种结果。”

庄海看着欧阳楠沉吟道：“你的意思是排除他杀，落定自杀结论？是啊，现场确实没有强行入侵迹象。物品摆放虽然有些凌乱，却没有倒损、毁坏情况。同寝室的三个女生也证实，她们平时摆放物品就那样。”

欧阳楠说：“痕检科提取到的指纹分属四个女生，足迹比较混乱，但同学之间串宿舍无可厚非。割颈动脉的裁纸刀在穆奕扬手中，为其私人物品，上面也只有死者一个人的指纹。伤口走向与指纹提示的裁纸刀握持姿势相符，加上没有移尸，现场勘查的确不支持谋杀。外围调查有没有什么发现？”

庄海说：“穆奕扬的父母下岗十多年了。夫妻俩在毛巾厂宿舍的早市上卖煎饼果子，每个月的收入比你我都多，家庭条件比上不足比下有余。穆奕扬自小性格孤僻，极少跟父母

交流，也不大跟同学来往。上大学后，仍然喜欢独来独往，和同寝室另外三个女生关系寡淡，给人极度忧郁的印象。”

“这么说，还真具备一定的自杀倾向。”欧阳楠说。

“对。不过没有专科诊断。出事当晚，同寝室其他三个女生碰巧都很晚才回来。发现穆奕扬尸体的是其中一个叫肖琳的女生。她晚上 11 点返回宿舍，开锁后推不开门，敲门没回应，遂找其他宿舍的女生帮忙。肖琳从门缝挤进去之后，发现穆奕扬的尸体坐靠在门上，即刻报警。”

欧阳楠说：“尸体导致路径不畅，从另一个角度上减小了谋杀的可能性。”

“嗯。最后见过穆奕扬的人是小食堂的魏师傅。哦，小食堂是女生宿舍楼下的食堂，规模较其他三个正规学生食堂小得多，只供应小炒，价格较贵。消费对象主要是家庭条件优越的学生和来校看望孩子的家长，晚餐提供到半夜 12 点。魏师傅说，穆奕扬晚 9 点前后要过夜宵，点了一个素炒青笋，一个麻婆豆腐，两个小豆包。吃了没多大一会儿就走了。”

左鼎说：“这就解释了肝温和胃内容物消化情况不对应的原因。按照肝温推断，穆奕扬的死亡时间在晚 9：30 到 10：30 之间，有了魏师傅的证词，胃内容物消化程度更具提示意义，时间可以再精确些，接近晚 9：30。”

“由此看来，穆奕扬很可能吃完夜宵就直接上楼了。”欧阳楠说。

“可惜的是，女生宿舍楼没有摄像头。外号鼻涕虫的门卫

在值班室睡着了，造成穆奕扬死前行踪记录的缺失。”

欧阳楠问：“穆奕扬的胃口怎么样？”

“这个，魏师傅没注意。”

左鼎接话说：“食量不大。”

欧阳楠沉吟道：“这么晚了还点餐，应该是饿了。食量却不大，是不是间接说明死者当时的情绪低落。”

左鼎说：“这也是我觉得古怪的地方。假如死者当时已经准备自杀，还能感觉到饿吗？假如当时还没有轻生的打算，之后极短的时间内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，让她径自走向死亡？而且是以这样一种极端的方式？”

欧阳楠说：“一般人自杀会采取割腕的方式，死者却选择割颈。相当残酷的方式。这恐怕跟穆奕扬的性格有关。”

“很可能。”庄海表示认同后继续说，“班主任和同学们对穆奕扬的普遍印象是孤僻、古怪。我们调取了穆奕扬的通话记录，未发现可疑情况。”

左鼎说：“穆奕扬的男朋友查到了吗？或者说那个跟她发生性关系的人。”

庄海说：“记得你刚才问我是不是心里有话吗？我的疑虑就在这儿，尸检报告明确给出处女膜破损的结论，现场勘查和外围调查也都指向自杀。调查显示，学业、家庭等方面近期没有突发事件，死因自然落在情感方面。奇怪的是，无论是穆奕扬的家人还是同学，谈及穆奕扬的恋爱问题，无一例外予以否认。”

“所以，”欧阳楠敏锐地说，“尽管此案差不多有了定论，你仍怀疑自杀的背后隐藏着一桩犯罪。”

庄海说：“没错。警察的职责是对案件性质作出判断，进而采取相应对策。自杀案件，特别是涉及情感纠葛或家庭矛盾的自杀，无需刨根究底，但假如自杀背后牵连刑事犯罪，我们不能因为当事人的死亡当罪犯是沙子，任其漏网脱罪。”

左鼎问：“侦查方案有了头绪？”

庄海犹豫了一下，搔搔头说：“还没有。”

3

秦思思脚步慌乱，几次险些摔倒。她不敢回头，担心看到可怕的东西。似乎有些食人的水草从湖底冒出来，坚韧的草丝，裹挟在风里，阴险地缠绕住了她细弱的腿和同样细弱的脚踝。它们要把她拖入湖底，消化在密密匝匝的草根深处。

秦思思终于逃离了绿湖，逃回女生宿舍楼。一楼门厅的灯比平时更加昏暗。警卫室的窗户黑洞洞的，玻璃反射着灯光，内里越发深不见底。走廊静得瘆人，斑驳的墙壁犹如苍老的人皮，粗糙无光，透着阴森和可疑。

“才回来啊？”

秦思思被突然的说话声吓了一跳。鼻涕虫狭长枯瘦的脸出现在小窗内。

“别害怕，我没睡觉。你们女生胆子小，现在死了人，晚

上连厕所都不敢上。我不睡，给你们壮胆。有事就喊我。”

秦思思不知道是该感谢他，还是该诅咒他。这样一张狭长枯瘦的脸，乍然突显，跟鬼有什么区别？她略微点了下头，便急匆匆穿过门厅，登上通往二楼的楼梯。二楼走廊的灯坏了一个月，后勤答应今天来修，现在看来，又流于空话了。黑暗再度将秦思思包围。“嗒嗒”的脚步声回响在走廊里，异常清晰。宿舍在走廊西头，秦思思的心“突突”乱跳。穆奕扬死后，她、肖琳、刘苏不敢再住原来的寝室。学校将她们调至隔壁宿舍，那间宿舍里的女生，一个因病辍学，三个家住本市。临近毕业，学校对毕业生的管理非常松懈，不少学生回家住了。出了穆奕扬的事，加剧了回家风，寂静正是人去楼空的体现。

因为慌乱，秦思思开门的时候钥匙掉在了地上。她蹲下去，四下摸索，抓到钥匙的那一刻，蓦然发现自己正蹲在原寝室的门口。秦思思起身就往楼梯口跑，没出几步，迎面撞到什么东西，“啊”的一声尖叫。

悠长的走廊，几间宿舍露出灯光，陆续有惊疑的脸出现。鼻涕虫也打着手电跑上二楼。手电光驱散了走廊的黑暗，秦思思抱着脑袋蹲在地上发抖，另一个人捂着胸口直哎哟。

“诈尸啊你？”大嗓门爆发了。

秦思思借着手电光看清了自己撞到的是刘苏，脸孔顿时又红又热，嘀咕说：“谁知道是你，黑灯瞎火的。”

“哎，你还怪我？是你一头撞过来的好不好？”

秦思思自知理亏，咬咬嘴唇不再说话。

洗漱完，秦思思和刘苏躺在各自的床上不言语。黑暗中，刘苏的手机滴滴作响，像只垂死的萤火虫在闪。秦思思知道，刘苏在聊QQ。

“肖琳为什么关机？警察初期取证后又把她叫到公安局去干吗？”无数疑问盘旋在秦思思的大脑皮层，月亮钻进云层时，她睡着了。梦里，肖琳似乎回来了，又似乎，有个影子飘来飘去。

“嗯……嗯……”秦思思极力将呻吟声与梦境融合，最后发现这是徒劳的，因为她的睡眠正处于无梦期。那？秦思思一下子醒了。她竖起耳朵，过滤掉刘苏粗重的鼾声，猎取到细若游丝又尖锐如裂帛的呻吟。秦思思寻着声音将耳朵贴到粗糙的墙壁上，她浑身的汗毛顿时立了起来。没错，声音来自隔壁，她原来的寝室……

4

午夜的色彩、声音具有幻觉感。12点过后，人的想象力最为磅礴，特别是对可怕事物的想象。得不到休息的交感神经，作为时间异位者，呈现出变本加厉的亢奋状态，指示思维达到活跃的巅峰。欧阳楠此刻的脑细胞就尤为活跃，当然，她不会把活跃的思维浪费于凭空妄想，而是将它的矛头对准了穆奕扬之死。

穆奕扬的死亡方式透出强烈的悲情意识，残酷得近似虐杀。欧阳楠仔细回忆现场勘查的情景：歪靠在房门上的苍白面孔，安详得像一场睡眠。裁纸刀制造的尖锐疼痛难道不足以打破麻木，遗留些许恐惧或绝望之态吗？除非内心的痛苦凌驾于肉体的痛苦之上，或者说，行刑者对死亡的来临充满期待。

这样的死亡态度令欧阳楠的胸口堵得慌。她静坐在疏淡的月光里，想象穆奕扬非死不能疏解的苦痛。

晨光在不知不觉中来临。欧阳楠舒展了一下疲惫的四肢，进盥洗室洗漱利索，背上背包离开了家。

欧阳楠几乎没费力气就在早市上认出了要找的人。两张脸，一张苦痛苍老，一张冷漠平板。除了岁月必经的痕迹，拥有平板脸孔的女人 and 穆奕扬活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欧阳楠观察了一小时。一小时内，女人的表情几乎没有任何变化，阴郁而哀伤。摊饼、打蛋、撒料、卷脆片、装袋、收钱、找零……都由男人做，她只负责将装进塑料袋的煎饼果子递给等候的顾客，充其量是个摆设。欧阳楠确信，那个女人的精神状态有问题，而且，不能简单归结于女儿的新丧。

8点，早市渐散。男人收拾摊位，召唤女人离开。经过毛巾厂宿舍大门的上坡时，男人推着的三轮车出现倒滑，女人浑然不觉，欧阳楠及时上前帮了一把。

“谢谢。”男人说。

“别客气。”欧阳楠说着看看眼神散乱的女人。

“她……”男人终于还是咽下了难言之隐。

“您住哪儿？我帮您。”欧阳楠没有固执于索要答案。人的身份地位被社会划分出高低，而自尊永远是平等的，不分场合，逃避并非虚伪，而是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。男人没有拒绝欧阳楠，也许是眼前这个女孩给了他安全感，也许潜意识让他感知到这个女孩的出现具有某种特殊意义。

5

刘苏半夜上厕所感觉秦思思不对劲儿，她蜷缩在床上，用毛巾被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，抖若筛糠。

刘苏问：“秦思思，你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发烧了？要不要去医务室看看？”

秦思思一句都不应。刘苏打着哈欠摆手说“神经”，自顾自地拉开门去厕所。

“别走。”秦思思突然说。

秦思思的模样把刘苏吓了一跳。那张探出毛巾被的小脸儿白得像纸，抽搐的嘴唇仿佛一朵失水的白色喇叭花。倘或此刻没有台灯灯光，刘苏肯定觉得自己撞上鬼了。

“你怎么了？真病了？”

秦思思掏出颤抖的手，竖起食指压在嘴唇上，噓了一声，声音极低地说：“你有没有听到鬼在呻吟？”

“什么？”刘苏脖颈里“嗖嗖”冒冷气。